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3.05.010

# 现代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文学研究

唐东堰, 张小妹

(东华理工大学 文法与艺术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 随着抗战文学的繁荣与工业合作运动的蓬勃发展, 表现“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运动”)的文学应运而生。它以描写工合运动的生产、生活, 歌颂“工合”精神为主要内容, 塑造了一大批富有时代色彩的崭新工人形象, 形成了格调激昂的美学风貌。“工合运动”文学结合了“工业”与“合作社”两种题材, 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文学形态, 其开拓性、先锋性不应被文学史所遗忘。

**关键词:** “工业合作运动”文学; 工业合作运动; 新型工人形象; 大我情怀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3)05-0078-07

**引用格式:** 唐东堰, 张小妹. 现代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文学研究[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8(5): 78-84.

## Study on the “Industrial Cooperation Movement”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

TANG Dongyan, ZHANG Xiaomei

(College of Arts and Law,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rosperity of anti-war literature and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Cooperative Movement”, literature expressing the “Industrial Cooperative Movement” (abbreviated as “Industrial Cooperative Movement”) came into being. It mainly depicts the production and life of the “Industrial Cooperative Movement” and glorifies the spirit of “Industrial Cooperation”, creating a great number of brand-new images of workers rich in the colors of the times, and forming an aesthetic style with an exciting tone. “Industrial Cooperative Movement” Literature combines the themes of “industry” and “cooperation”, creating a unique literary form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whose pioneering spirit and vanguard nature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Keywords:** “Industrial Cooperative Movement” Literature; Industrial Cooperative Movement; new worker image; big me sentiments

工业合作运动, 指抗日战争爆发后兴起的一场以工业生产为目标, 采取合作化方式进行的抗

日救亡运动, 简称“工合运动”。在这场运动中, 许多文艺工作者投身于伟大的民族战争中, 讲

**收稿日期:** 2023-05-10

**基金项目:** 江西省研究生创新基金课题“现代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文学研究(1937—1952)” (YC2022-s571)

**作者简介:** 唐东堰(1981—), 男, 湖南永州人, 东华理工大学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张小妹(1998—), 女, 湖南宁乡人, 东华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述后方工业生产的故事, 塑造崭新的工人形象, 记录工合运动这一伟大事业, 由此形成了“工业合作运动”文学形态。“工合运动”文学是对三民主义文艺政策的回应, 是“生产文学”理论倡导下走向繁荣的创作实践, 是大后方抗战文艺思潮的重要一环。这一题材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1939—1942年工业合作运动蓬勃发展期间, 是现代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遗憾的是, 长期以来它没有得到研究者的足够关注, 至今仍未见专门的研究成果问世。为此, 本文拟从史料的发掘整理入手, 对中国“工合运动”文学的主题内容、形象塑造及艺术特色进行全面审视, 让这一文学形态重新浮出历史地表, 以期能丰富中国抗战文学的内涵, 拓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 同时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农村合作社文学提供研究的参照。

作为抗战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合运动”文学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其内容丰富, 既有叙述工厂工作情况的作品, 又有描写工合社员生活的文章, 还有歌颂后方“工合”精神的作品; 其形式丰富, 众体兼备, 在小说、话剧、诗歌、散文等多种文学体裁上均有代表性作品; 其地位独特, 在题材内容、形象塑造和审美艺术上呈现出崭新的面貌。目前, 笔者已搜集到了140余篇相关作品, 它们大多来自《凤县志民国时期资料汇编》《自由中国复刊》《西北工合》《工合画刊》《工合战士》等地方志和与工合运动相关的期刊。

### 一、“工合”生产的艺术观照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生产建设对于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支援长期抗战的重要意义日渐显现出来。在社会运动方面, 我国发起了工业合作运动, 它发生于1937—1952年, 是一场为支援抗战而兴起的民主自救运动。这场运动由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等人发起, 徐新六、胡愈之、卢广绵等人积极推进, 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和国际友人等三方力量的协同支持, 其目的是通过生产重建被日本侵略毁灭的工业, 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合运动”文学在这一历史语境中诞生, 成为了工业合作运动的文学记忆。在文艺理论实践方面, 当时的文艺界大力倡导“生产文学”“建设文学”, 要求

抗战文艺担负起“抗战”与“建国”的双重任务。1940年, 谢冰莹在《建立生产文学》一文中提出了“生产文学”概念, 认为“凡是用艺术的手腕来描写后方一切生产建设的文学, 就叫做生产文学”<sup>[1]</sup>。“工业合作运动”文学无疑属于生产文学, 正如绥箫所说, “工合运动这个新兴的事业, 正是应该爆发有力的生产文学的场合之一”<sup>[2]</sup>。“工合运动”的重要刊物《西北工合》杂志第4卷第7/8期与第9期专门开辟了生产文艺特辑。此后, 随着胜寒《生产文学及其实践》、韩风候《生产戏剧的理论与实践》、索开《生产文学的源流》、白河《民族战争之生产文学》等理论文章的发表, 有关生产文学的理论走向成熟, 并对“工合运动”文学起到了直接的指导作用。总之, “工合运动”文学因抗战建国的需要而产生, 孕育于工业合作运动的场域之中, 契合了战时文化重建的社会心理因素, 是文学合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工合运动”文学的创作过程中, 作家们不只是将工合运动当作简单的背景材料来使用, 而是将其看作一个亲身经历、自觉参与的实践过程, 把“工合”生产的具体场景和工人的精神面貌都详细地写入文本。据史料记载, 从1938年8月全国第一个工业生产合作社在宝鸡成立到1942年6月, 短短3年多时间各地就出现“工合”组织1590个<sup>[3]</sup>。正是由于“工合运动”在各地蓬勃开展、发展迅速, 对工业合作社生产情况进行地域性书写的相关文学作品在彼时也层出不穷, 如描写赣县缝纫工合作社的《一万件棉衣换一万颗敌头》、描写西北酒精合作社的《三百五十加仑》、描写四川铁工厂军需用品生产的《一个铁工厂工人的生活》等。此类作品不胜枚举, 其中描写西北地区生产的相关作品最多。如王亚平的《生产颂歌》中有几句诗便描绘了西北纺纱厂的生产场景: “哥哥造工厂, 妹妹来纺纱, 西北富源多, 西北地面大。有流不断的江河, 有取不尽的棉花, 有羊毛蚕丝和大麻。大伙儿一齐来, 用自己的原料, 纺自己的纱。”<sup>[4]</sup>诗歌描写工人们建造工厂、努力纺纱、相互配合、相互鼓励的情景。工人们借助西北地区丰富的原料来开展生产工作, 诗人则运用重章叠唱的手法强调这是属于工人自己的事业, 其体现了“工合”的合作性质。全诗朗朗上口, 带有民歌特色, 充满着生产建设的激情、抗战救

国的斗志。王亚平夫人刘克顿的《窑洞里的纺织声》以特写的形式进一步将纺织厂的工业生产场景具体化。作品以第一人称视角行文,记述了作者参观双石铺妇女纺织合作社的所见所闻:“听到纺车呜呜的飞转声,布机的轧轧声,汇成了一个纺织交响乐,几个妇女正集中精力牵着纱线经纱,好似并没有注意到我们进去;织布的更是踏转了机子,哗啦哗啦地梭子在梭床里滚来滚去。”<sup>[5]</sup>作者从听觉、视觉等多个角度描写了妇女聚精会神纺纱织布的欢乐场景,利用叠词、拟声词及准确的动词展现了工人们齐心协力开展纺织工作的娴熟技艺。

现代中国“工合运动”文学对生产的描写不局限于工厂生产,其对“工合”运动的各个环节也进行了整体性审美观照。为保证战时工业生产顺利进行,“工合”创建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组织机构,如培黎学校、工合医院、工合小学、托儿所、保健所等。“工合”文学采用点面结合的手法描写了“工合”人才培养的具体过程。作为最具特色的新型职业学校,培黎学校在相关作品中屡被提及。培黎学校是由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创办的一种半工半读的技术训练学校。其取名“培黎”有两层含义:一是为了纪念开创工业技术教育先河的国际友人约瑟夫·培黎;二是暗喻培黎工艺学校的宗旨——为中国的黎明培育新人<sup>[6]</sup>。1941年载于《西北工合》第16期的《活跃的双石铺培黎学校——学生生活剪影》,将培黎学校学生的日常活动作为书写重点,以双石铺培黎学校为中心,描写了学生在培黎学校为从事工业生产做的一系列准备工作。文中既有对双石铺地区的环境描写,又有对学校学生的人物描写。开头总写40多个学生集体盥洗、劳动与歌唱的场景,接着写一个叫做老程的学生挑水时的语言、动作与神态,最后以一群好学用功的孩子抒发自我提升的愿望的描写收束全篇。工合运动生产了许多产品,用以军需民用。“工合”文学则大力歌颂“工合”产品的质量上乘、种类齐全以及生产方式的高效先进。冀春在《生产品颂歌》一诗中自信地宣告:“从今后,不再仰给外洋……今日生产,明日创造,用‘经济建设’的铁炮,去赶走侵犯我们的敌人!”<sup>[7]</sup>诗人以“今后”“今日”“明日”等三个表示时间的词语,赞美工合运动给工业生产带来的巨大飞跃;

运用比喻手法,生动形象地揭示“工合”生产的重要意义,点明工合运动对于抵抗日军经济侵略、恢复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全诗气势磅礴,表现出建设西北经济国防、驱除外敌的乐观主义精神。广民《我是一个合作社社员》描写了“工合”生产方式的改进与生产力的提高。一个纺纱女工曾经夜以继日地工作却成效甚微。加入生产合作社后,由于生产工具与生产方法上的改进,她的产量增加了30倍之多。从“昨天”到“今天”,从“阴暗的窑洞”到“生产合作社”,从“古旧的纺车”到“改良的纺纱机”,她从前“一整月”的工作量现在“一天”就能完成<sup>[8]</sup>。无论是生产场所与生产工具的变化,还是前后产量的鲜明对比,都足以证明生产方式改进对生产力的助益。

“工合运动”文学在工合运动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产生,其创作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蔚然成风。与此前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工业题材文学相比,“工合运动”文学在很多方面都显示出其不同。首先,此前的工业题材重点在于展现劳资矛盾、社会不公或者阶级剥削,而在“工合运动”文学世界中这种矛盾是不存在的,它以“合作”为精神指引,塑造了一个“工业+合作+爱国”的劳动者共同体。其次,此前的工业题材文学常常只写工厂的生产和生活,而“工合运动”文学涉及工业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各个领域,如职业培训学校、医院、小学、托儿所、保健所等,它围绕工业生产,塑造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世界”。最后,“工合运动”文学比较注重描写“正在进行中”的事件,其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形成了互文关系。“工合运动”文学以记录为主,真实记录了工合运动的历史进程,具备独特的文献价值。

## 二、新型工人形象的塑造

抗战后方的工业生产主要由工人来组织、实践与完成,“工合运动”文学中着墨最重、篇幅最多的人物当属工人。它通过讲述一个个鲜活的工人生产故事,为现代文学画廊增添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新型工人形象,其包括恪尽职守的指导员、无私奉献的理事主席、积极生产的工合社员与独立觉醒的新女工等等。

工人领导者是工人中的佼佼者,代表着工合运动的先进精神,“工合运动”文学中的工人领导



者形象最突出的特点是大公无私。这种形象可分为两类: 一是有理论知识、受过一定教育的指导员; 二是参加实际生产工作、懂技术的工业合作社理事主席。“工合运动”话剧作品中的指导员形象最为鲜明, 如罗薇《入社以前》中的史指导员、罗伦《工合之家》中的李惠中指导员和李奇《纺毛女工》中的李指导员等。他们身上都具备一心为公、细致负责的性格品质, 面对破坏分子的挑拨、普通大众的误解以及合作社内部的分歧, 能够妥善处理。这类形象主要是通过对话描写来塑造的, 其刻画略显单薄。另外, 这类形象的塑造存在着人为拔高的现象, 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与真实性不足, 显得平面化。相较而言, 理事主席形象的塑造比较成功。如程台的《造船合作社访问记》塑造了一个埋头苦干、矢志报国的理事主席形象; 曾纪蓓的《记一个工合战士》塑造了一个能力突出、经验丰富的工合战士形象; 白河的《工合战士皮毛圣手》塑造了一个精益求精、不断学习的理事主席形象。这其中, 兰新的《第二军毯之母——刘老太太》对理事主席的形象塑造得最为成功。刘老太太是第二军毯合作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这个合作社从招募人员、规划选址到筹措资金, 刘老太太亲力亲为, 同仁、乡人都对她赞不绝口, 她也因此被誉为“第二军毯之母”。作品既有对刘老太太外貌与动作等的正面描写, 又有同仁对她评价的侧面烘托, 多维度塑造出刘老太太无私奉献、兢兢业业的形象。

“工合运动”文学描写的工人形象大多是参加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普通社员。作为一场民主自救的运动, “工合”社员们坚持“合作原则”, 人人平等, 各持股份。刘晨立的诗歌《四季生产谣》渲染了一年四季人民大众参加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热情, 歌颂抗战生产的光荣。全诗分四节, 每一节都按照写景—叙事—抒情的思路展开; 其中的叙事部分塑造了一系列加紧生产、追求进步的工合社员形象, 如参加纺毛工作的李家二姐、参加制革社的张家四弟、来到军服厂的王家伯伯和入社负责缫丝织绸工作的赵家嫂嫂等。人物虽为作家虚构, 却真实再现了工人争相入社的热闹场景。

“工合运动”文学常写工人的人生经历, 如微生的《铁工查阿记》写了一个叫做查阿记的工人的人生经历。查阿记 14 岁来到上海打工, 有 10 多

年的工作经验, 抗战爆发不久, 他便自愿申请去前线工作, 主动加入了合作社。他听到炮声“心里就冒火”<sup>[9]15</sup>, 看到日军凶恶行径“心里非常痛恨”<sup>[9]15</sup>, 为了赶走日寇, 他宁愿远离家乡妻儿, 绝不向敌人屈服。从这些细节中能看出, 他是一位坚决抗日、具有爱国精神的民族战士。林箴的《过宝鸡》描写了西北地区工合运动的发展。在这里, 机器的歌唱代替了草原的荒凉, 生产的希望抹去了战乱的衰颓。诗人大力颂扬“生产战场”上工人们努力开荒、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 将他们称作“工业的创造者, 是生产线上的先驱”<sup>[10]</sup>。诗歌抒发了保卫家国、推进生产的感情, 发出了争取自由解放、地位平等的呐喊。

“工合运动”文学中的新女工形象尤其鲜明, 她们追求自由解放, 积极参与工合事业, 体现了女性意识觉醒的艰难历程。曼若的叙事诗《祖国的孩子——记我们工合女职校生产小同志李智慧》写到了生产小同志李智慧参加“妇女职业”讨论会的场景。“捏紧拳头, 嘴角飞溅着泡沫讲”<sup>[11]27</sup>的动作描写, 表现出她对敌人的愤恨、对妇女自由独立的殷切希望, 而“新的女孩子没有妮子气, 应该打断锁链, 在社会上, 找职业, 去生产, 学习那苦难的名词!”<sup>[11]27</sup>等铿锵有力的话语, 则展现了一个工合战士敢于突破、不怕困难的决心。为庆祝双石铺妇女合作社成立, 琼子写了一首题为《今天是她们笑的日子》的诗。在这首诗中, “太阳”意象贯穿全诗, “笑”这一字眼反复出现, 温暖、喜悦、欢欣等情绪在诗句间流淌, 女人们高喊着“我们也参加合作社”<sup>[12]</sup>。这首诗表现了妇女入社的热情以及追求平等自由的自主意识。工合运动的生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农村男性劳动力由于支援前线而流失, 这就为滞留后方的广大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提供了可能。在抗战需要及国家倡导下, 一大批农村妇女加入合作社, 支持合作事业, 她们身上体现出敢于突破传统桎梏、勇于打破封建束缚的勇气与决心。

在工人形象塑造上, “工合运动”文学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文学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在现代文学史的第一个十年, 工人形象多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底层人物, 如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烟厂女工陈二妹、刘半农《学徒苦》中的小学徒等。这一时期的工人常常处于

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乏之中,是作者同情或批判的对象。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工人形象开始具备反抗意识,成为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对抗的革命符号,如曹禺《雷雨》中的鲁大海、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中的张进德等。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过于彰显工人的阶级属性,过于突出他们的政治生活,对其工业生活关注甚微。“工合运动”文学中的工人形象突破了以往文化批判或政治斗争的视角,真正从工人生产和生活本身去塑造工人形象,在生产劳动方面展现其“合作”“勤奋”“爱国”“自律”等多方面的优秀品质。

另外,“工合运动”文学中的工合社员塑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合作社文学中的农民社员塑造也有较大的区别。农业合作社文学中,社员们都以社为家,以入社为荣,日夜盼望建社,争先恐后入社。如“青海群众报”编辑室编写的组诗《入社》的九首诗,都表现了农民对于农业合作社的积极态度,诗中写到入社的人数“千人万人”、入社者的成分“贫农和中下农”,以及农民对农业合作社前景的展望如“好日子摆在眼前”“入社劳动有希望”“合作社力量就是强”<sup>[13]</sup>等。农业合作社文学是对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书写,但同时它也带有一种较为明显的虚构色彩,诗中常常夸大生产力量与建设成果,“人多干活胜过天”“合作社力量大无边”等类似的诗句反复出现,许多描写实际上忽略了农业合作社发展的真实情况,在正面人物塑造上有所拔高。赵炎秋就认为,“柳青的《创业史》的第二个不足,是以人物的政治属性为标准,进行人物形象的塑造”<sup>[14]</sup>。实际上,就合作社题材文学而言,观念压倒现实的问题在现代中国“工合运动”文学工人形象的塑造上早已出现。不过,相比“工合运动”文学较为单一的工人形象塑造,农业合作社文学塑造的人物谱系较为完整,其塑造人物时虽有些脸谱化,但其人物类型、性格更为丰富。

### 三、积极昂扬“大我”风格的形成

“工合运动”文学将“工业题材”与“合作社题材”相结合,创造了一种新的写作范式。它拓宽了抗战文学的题材,丰富了抗战文学的形态,为后来的工人书写提供了范例。“工合运动”文学除了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之外,还具有较高的

审美价值,展示出我国现代工业文学新的审美风格。不同于之前现代文学普遍存在“悲凉”“小我”的美学特色,其呈现出一种积极的、昂扬的大我情怀。这种大我情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集体性的追求,二是对大众化的追求,三是对昂扬向上的美学风格的追求。

首先,“工合运动”文学的创作体现了对集体性的追求。其将个人的“小我”融入集体的“大我”,以文学方式书写了抗战时期工人的责任与担当。很多“工合”文学作品不刻意追求个性化、英雄化,而侧重展现集体生活、集体力量,以工人群像描绘为主,突出描写工合干部与工合社员的集体生活。如刘克顿《我们的一周间》讲述了作者等工合干部在集碛石“工合新村”度过的充实而又愉悦的一周。在这一周里,她们一起早操、看书、开会,行动高度集体化。广民的《我是一个合作社社员》写了一个劳动妇女加入合作社以后,与姊妹们一同生产、欢笑与工作的场景,集体生活的力量使她获得了幸福。李国桢先生曾说,“工业合作社是‘三八制’的彻底执行者”<sup>[15]</sup>。“三八制”即工作8小时,教育8小时,休息8小时。“工合运动”文学中的集体生活,不只是集体工作,还有集体教育和集体娱乐。彦文《妇女部在双石铺》写妇女工作部成员的集体生活,她们“晚上同工们作集体的家庭访问或讨论工作和生活问题”<sup>[16]</sup>。这种集体讨论一方面是进行工合宣传,另一方面是对妇女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总结反思,是集体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工合运动”文学中,集体化的娱乐活动也常常出现,其形式多样,如唱歌、联欢会、春游等,这些在柏华的《自由之歌》、吕菲的《妇女联欢会》、彦文的《春假我们去临潼》等文章中都有记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工合运动”文学记录了工业合作化的集体大狂欢,是追求集体化的先行者。“工合运动”文学对于集体化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代农业合作社文学。“农业合作社”诗歌常常描绘集体场景,如积肥、开荒、割谷等;同时,它还常常通过对集体力量的歌颂来宣传农业合作化的意义,诗中常出现“谷满仓”“有余粮”“粮成山”等丰收场景。农业合作社文学对集体场景的描写不仅仅表现在集体劳动上,农业合作化小说还写到了集体教育。如赵树理的《锻炼锻炼》描述了副社长

杨小四开会布置生产任务和进行整风批斗的情形。他在社员大会上通过处理“小腿疼”与“吃不饱”的偷棉花事件,对社员进行了有效的集体教育。这种集体化的书写在彰显个性与个体价值的中国现代文学中较为少见,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合作化小说出现时,集体化的书写才形成潮流。因此“工合运动”文学对于集体性的追求,体现了投身时代、服务集体的大我情怀,具有较强的开拓性。

其次,“工合运动”文学追求“大众化”。它始终站在普通大众的立场,为工人农民创作,展现出为全民抗战服务的大我情怀。它在形式与语言上具有通俗性的特点,起着鼓舞抗战情绪、激发民族意识、凝聚爱国力量的作用。一方面,在形式上,“工合”作品吸收了多种民间文学和传统通俗文学的元素,如俗语、三字经、歌谣、报告诗、说书等,在创作形式上具有创新性。不过,与延安文学的民间形式相比,“工合运动”文学的欧化色彩相对要浓一些。就文学的大众化和通俗化而言,它是介于国统区文学与延安文学之间的一种文学样式。另一方面,其语言通俗易懂,工人作家常以日记或杂感的形式记录日常生活的所见所感,语言趋于平实。如苏金《一个铁工厂工人的生活》,从创作目的来看,它致力于推广与宣传工合运动,受众主要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其语言朴实无华,情感宣泄直接而热烈,鼓动性极强。这种追求与贺敬之、赵树理不一样。贺敬之在《回延安》中采取“信天游”的民歌形式,运用衬词、方言、比兴增加节奏感与韵律感,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工合运动”文学对民歌虽有运用,但更喜欢采用“三字经”与“说书”形式。锐锋的《工合三字经》将“联合社”“识字班”“工小”等“工合运动”新名词写入作品中,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三字经”形式传唱,化繁为简,使工合宣传更加深入人心。海燕的《大战中条山》开头即是“诸位静坐莫开言,听我说说……”中间多次提及“再说”“再看”“你看”“你说”等交流性表述<sup>[17]</sup>,这也是一种说书式的叙述。由于工人的文化水平比农民稍高一些,“工合运动”文学中也有一小部分作品展现出“文人型书写”的特点,其文学性语言突出,注重景物描写,呈现出诗意的氛围、抒情的格调。如索开的《秦岭》

这首长诗,除最后两节之外,几乎都是围绕“秦岭”来写景或抒情。“工合运动”文学别具一格,坚守人民立场,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工业文学通俗化道路。

最后,“工合运动”文学对此前的美学面貌进行了革新。它以大我情怀为情感寄托,呈现了一种昂扬向上的美学风格。五四以来,新文学常常弥漫着较为浓重的感伤、飘零、迷惘的情绪,“工合运动”文学则以一种昂扬乐观的姿态书写工合社员互助合作的场景,描绘特殊时代背景下中华儿女寻求自由解放的奋斗历程。它既突破了传统诗词田园牧歌式的吟咏风格,也远离了五四新文学低回的情绪基调,呈现出明朗乐观的风格。这些诗歌洋溢着战争必将胜利的激情,诗中常含有“双手是万能”<sup>[18]</sup>“人多手众不怕难”<sup>[19]</sup>“工人生力能胜天”<sup>[19]</sup>等直接抒情的句子。王亚平的《流血!流汗!》“今天握住机轮,等于杀敌的钢枪。……用我们掘战壕的手,建造起,西北的经济国防!”<sup>[20]</sup>由“钢枪”到“机轮”,由“掘战壕的手”变成“生产的手”,两组意象形成鲜明对比,两幅场景跃然纸上。诗人将前线战斗场景与工业生产场景交织起来写,全诗透露出对工合光明前景的向往,表现了工合运动必将成功的坚定信心,抒发了工业建国、抵抗侵略的爱国精神。就美学面貌而言,“工合运动”文学与殷夫后期创作的“红色鼓动诗”有一些相似之处,二者都气势磅礴、振奋人心、刚健有力。不过,殷夫的诗歌注重歌颂革命与战斗的激情,而“工合运动”文学常常抒发生产与建设的斗志,阶级色彩与政治色彩没有前者浓厚,“呼喊”表达没有前者普遍,然而慷慨激昂的情感力量不遑多让。总之,“工合运动”文学始终以乐观向上的笔调描绘工合运动的场景,表现出独特别致的审美风格,其欢快、积极、乐观的情感基调为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一抹亮色。

“工合运动”文学是抗战文艺思潮影响下的重要文学形态。以《西北工合》杂志为中心的一批作家,秉持着“抗战建国”的共同原则,以“生产文学”为理论指导,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作了一定数量的表现“工合运动”的作品。其内容丰富,涉及后方工业生产建设的方方面面;



其塑造的新型工人形象具有时代意义,是推动工合运动发展的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的典型形象;其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在描写重点与方法上区别于此前的“工业题材”作品,在文体与语言上也有别于同时代、同类型的通俗文学,在风格和美学面貌上,对于整个现代文学具有开拓意义。同是“合作社”题材的文学,新中国成立后描写农业合作社的小说广为人知,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描写工业合作社的“工合运动”文学却从未进入文学史的主流叙述之中。虽然在规模上,“工合运动”文学无法与农村合作化小说相提并论,但其开拓性、先锋性与独特性是不容被忽视的。

作为“工业题材”中的独特存在,“工合运动”文学伴随着抗战进程而不断发展,其以现实主义精神书写抗战图景,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增添了熠熠光辉。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工合运动”文学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一是文学性不强。“工合运动”文学注重宣传性,诗歌中多用文学性弱、鼓动性强的语言,描写缺少生动性与形象性。出于宣传的目的,有些诗歌写得如同科普读物,缺乏诗情画意。其以记录为主,虚构色彩不浓,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文学性。其人物形象塑造大多较为单一扁平,作者不善于从多方面刻画人物性格,笔下的人物性格单薄,缺少发展变化。其二是思想不深刻。“工合运动”文学中经常夹杂一些“标语式”“口号式”的宣讲话语,影响了主题思想的呈现力度。一些作品虽然描写了人物思想的转变,但对思想转变的动因、进步思想的来源却常常一笔带过。另外,其人物形象常常被拔高,成长路线也不符合生活逻辑。其三是情节、形象雷同。一些工合话剧作品情节类似、人物类型固定,如罗伦《工合之家》与罗薇《入社以前》都是写一个觉悟不高的普通群众,受人挑唆、听信谣言,极力阻挠家人加入工业生产合作社,后来又在目睹战争残酷景象或经人劝说后决心入社的故事。其四是语言雷同。比如,在不同作家的

不同作品中有时会出现相同的语言表述,如“不再仰给外洋”这句诗就在王亚平《机器的歌唱》、刘忠益《生产军歌》和冀春《生产品颂歌》这三首诗中都出现过。

#### 参考文献:

- [1] 谢冰莹.建立生产文学[J].黄河,1940(2):29.
- [2] 绥箫.论生产文学[J].战地工合,1941(6/7):131.
- [3] 凤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凤县志民国时期资料汇编[M].宝鸡:凤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6:171.
- [4] 王亚平.生产颂歌[J].自由中国(汉口),1941,1(4):89.
- [5] 刘克顿.窑洞里的纺织声[J].西北工合,1940,3(5):38.
- [6] 王自刚,赵颂尧.路易·艾黎与山丹培黎学校[M]//卢广绵,寿祝衡,齐福霖.回忆中国工合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250.
- [7] 冀春.生产品颂歌[J].工合画刊,1940(创刊号):8.
- [8] 广民.我是一个合作社社员[J].西北工合,1941,4(7/8):25-26.
- [9] 微生.铁工查阿记[J].工合战士,1939(9).
- [10] 林笏.过宝鸡[J].西北工合,1941,4(19):16.
- [11] 曼若.祖国的孩子[J].西北工合,1941,4(19).
- [12] 琼子.今天是她们笑的日子[J].西北工合,1941,4(19):18.
- [13] 作家出版社编辑部.歌唱农业合作化:歌谣、短诗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5-8.
- [14] 赵炎秋.现实与观念:柳青《创业史》现实主义缺陷试探[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5(2):3.
- [15] 李国桢.工业合作社是“三八制”的彻底执行者[J].西北工合,1941,4(9):6.
- [16] 彦文.妇女部在双石铺[J].西北工合,1942,5(1):33.
- [17] 海燕.大战中条山[J].西北工合,1941,4(3):14-17.
- [18] 刘忠益.生产军歌[J].西北工合,1941,4(4):13.
- [19] 白河.纺毛曲[J].西北工合,1941,4(9).
- [20] 王亚平.流血!流汗![J].工合画刊,1940(创刊号):8.

责任编辑:黄声波